

克萊采奏鳴曲

• 陳永明

克萊采奏鳴曲(Kreutzer Sonata)是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所作十首小提琴和鋼琴奏鳴曲的第九首，A大調，作品編號四十七；同時也是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的一篇短篇小說。這兩部同名的作品都被推崇為同類作品中的傑作，各自在它們不同的領域放出異彩。

這兩部作品，托爾斯泰的後出，他特意以貝多芬的奏鳴曲替他的短篇小說命名。在此就讓我們從先出的貝多芬作品談起吧。

克萊采奏鳴曲和英雄交響曲(Symphony No.3 in E^b major "Eroica", op. 55)及鋼琴獨奏的熱情奏鳴曲(Piano Sonata No.23 in F minor "Appassionata", op. 57)同期。雖然認識它的人沒有像〈英雄〉或〈熱情〉的多，但它的精彩比起為人熟知的這兩首作品毫不遜色，只是一般而言，室樂是不及交響樂式獨奏吸引而已。

克萊采奏鳴曲在1803年5月在維也納首演，負責小提琴部分的是英國小提琴手畢烈治圖雅(George Bridgetower, c.1780-1860)，貝多芬自己負責鋼琴部分。畢烈治圖雅多年後宣稱，貝多芬本來打算把這首奏鳴曲獻贈給他的，但後來他們為了女朋友吵了架，貝多芬把這首樂曲改贈當時著名的法國小提琴家克萊采(Rodolfe Kreutzer, 1766-1831)，這就是這首奏鳴曲名字的來源了。但克萊采不喜歡這首樂曲，認為其中的音樂簡直無法理解，所以從未曾公開演奏過。可是他卻因為這首他既不欣賞也不明白的作品而名垂千古，實在叫人深感不忿。

貝多芬的時代之前，傳統上小提琴和鍵琴各有不同的功用。如果合起來演奏，一就是以鍵琴為主，小提琴只在高音部分增添些裝飾樂句；一就是以小提琴為主，鍵琴在低音方面加以支持。但貝多芬卻力圖打破這個模式，賦予小提琴、鋼琴同一的重要

性，不分主客。所以他稱他的奏鳴曲為小提琴及鋼琴的奏鳴曲，不是鋼琴伴奏的小提琴奏鳴曲。因為說鋼琴伴奏便貶低了鋼琴在曲中的地位，貝多芬是要把這兩種樂器看成平等。貝多芬這種手法在克萊采奏鳴曲格外顯明。樂曲要求小提琴手有高度技巧，但鋼琴手也必須是能手。在第一樂章開始，貝多芬就為鋼琴寫了一段難度極高而又動聽的樂句，確立了鋼琴在這首樂曲中和小提琴同等的地位。

表面看來這種處理很合理，不該有困難。可是實行起來並不簡單。提琴和鋼琴有不同的音色，使兩者調和而不分主客可真不是件易事。在此之前，貝多芬已經寫了八首小提琴和鋼琴的奏鳴曲，嘗試了很多不同方法去達到理想的結果。到了這第九首，貝多芬大膽地採用了一個不是方法的方法。他似乎在說：「兩者既難調和，就讓他衝突吧！」有點像聞一多〈死水〉結束時所說：「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看他造出個甚麼世界。」當然貝多芬不是讓給醜惡，而是任由兩種樂器衝突，而且加深它們之間的矛盾。

全曲開始的第一樂章，先由小提琴奏出，屬於大調的樂句，可是當鋼琴重奏這個樂句時卻是以小調出之。一般而言，西洋音樂大調代表肯定、快樂；小調是疑慮、抑鬱。貝多芬這個處理就是讓鋼琴去懷疑小提琴，加深了兩種樂器之間的矛盾。

第二樂章是四首變奏曲，表面是平靜安詳，其實對提琴、鋼琴的技巧都有極高的要求，可以說是兩個樂手在技術上的競賽。第三樂章，節奏相當強，小提琴和鋼琴相互追逐，聽來雖然緊張，其實難度沒有第二樂章高，可是非常引人入勝，是貝多芬室樂作品中，叫人最難忘的一章。

整首樂曲都維持兩種樂器之間的張力。傅雷對這首奏鳴曲有很貼切的描述：

全曲的第一與第三樂章，不啻鋼琴與提琴的肉搏。……這裏對白……一步緊似一步，宛如兩個仇敵的短兵相接。在〔第二樂章〕底恬靜的變體曲後，爭鬥重新開始，愈加緊張了，鋼琴與提琴一大段急流奔瀉的對位，由鋼琴的宏亮的呼聲結束。「發展」(coda)奔騰飛縱，忽然凝神屏息了一會，經過幾節adagio，然後消沒在目眩神迷的結論中間。——這是一場決鬥，兩種樂器的決鬥，兩種思想的決鬥。

或者應該加一句：沒有勝負，只見雙方各展才華的決鬥。

托爾斯泰在哪一年動手寫《克萊采奏鳴曲》已經很難確定了。可是托爾斯泰曾九易其稿，雖然最後定稿仍然不能算是托爾斯泰最優秀的作品，他重視這篇小說卻是無可置疑的。

1889年10月，有人把一份由他兒子手抄的第八稿帶到聖彼得堡，在一個文學雅集中朗誦出來。翌日，又在一個雜誌社中朗誦。因為把稿帶去的人第二天早上便要離開，所以朗誦完畢，馬上便把手稿分成數份，每份由一專人抄寫，一份全新的抄本就留在聖彼得堡了。三天以後，未得作者的同意，這個未定稿就在聖彼得堡流傳起來，一時洛陽（也許應該說聖彼得堡）紙貴。托爾斯泰的朋友告訴他，朋友見面第一句話不再是：「你好嗎？」而是：「你看過《克萊采奏鳴曲》沒有？」那時，托爾斯泰還正在整理《克萊采奏鳴曲》的第九稿，也就是最後的定稿。

第九稿脫稿後，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看到其中一份，馬上禁止它的出版。後來經托爾斯泰的妻子說項，答應刪除有問題的部分，才獲准出版，但只能作為全集的一部分，不能以單行本形式面世。可是出版商還是找到一個漏洞，他們把《克萊采奏鳴曲》和其他三兩篇的短篇作品合併為全集的第十三冊，讀者可以分冊購買。於是這全集中最薄、定價最低的第十三冊便成為全集中最暢銷的一冊。不過這個版本只是刪改過的第九稿。直到1933年出版的托爾斯泰特別紀念版，把未刪過的第九稿——也就是最後定稿收入第廿七集，一般人才有機會看到故事的全豹。

《克萊采奏鳴曲》為甚麼這樣哄動一時，引生出這樣大的爭議呢？故事內容是一個殺妻者的自白，透過這個自白，作者提出了他對性愛和婚姻生活的看法。

托爾斯泰把性愛看成一件骯髒的事。召妓、婚外情固然是人性的墮落，甚至結婚以後的性愛依然應該禁制。除非為了生兒育女，夫婦之間應該像兄妹一樣的生活。

人到底是人，不能避免有性慾，在忍無可忍的時候，夫婦可以有性愛，但必須願意承擔生育兒女的後果。生兒育女是上天安排作為性愛的贖罪祭。因此，使用避孕方法，或者男女之間某一方面已經證實不育，性愛便是不合理，是不能維護的污穢。他說：

丈夫和妻子應該像兄弟姊妹一樣的相處。……肉慾的愛就只能像個安全口，當容器裏面的蒸氣壓力龐大得要爆炸時方才開啓。……正常情況下是要把它關得緊緊的。……只是在壓力

太大時它才會打開，而不該是由我們隨意開啓，不該像今日的人，把性愛看成享受，喜歡的時候便幹。必須在忍無可忍，要迸裂的情況下，才不得已地啓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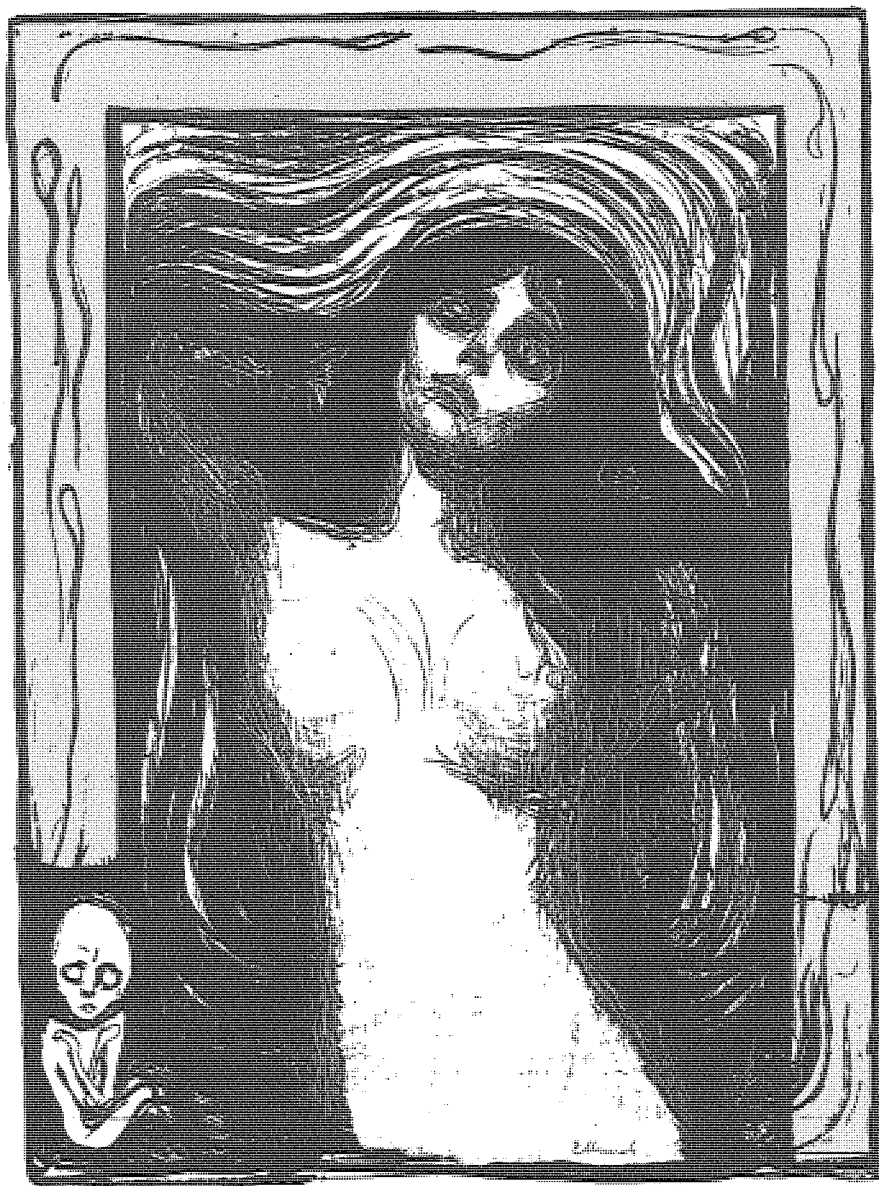
他這個觀點在當時已有人視之為迹近瘋狂。再加上故事裏面有很多對男女間關係細膩的描寫，惹起衛道者的不滿，所以一面世便哄動一時，又受當局禁印了。

其實，托爾斯泰基本上是反對婚姻的。在他看來婚姻是把男女雙方放在不停的誘惑當中。《克萊采奏鳴曲》就詳細描寫結婚以後夫婦之間各種的緊張和出現的問題。最後，醫生認為女的不宜再生育，於是問題便更嚴重了。因為連贖罪祭的養育兒女也不能

托爾斯泰寫《克萊采奏鳴曲》九易其稿，對此小說極為重視。



托爾斯泰基本上反對婚姻，在他看來婚姻是把男女雙方放在不停的誘惑當中。



發生，男女間的關係就只能是一片骯髒，也只能引出壞結果。

為了突出他所認為男女關係不道德的一面，故事後半段引進了一個小提琴手，主角的太太是彈鋼琴的，為了排遣寂寞，在丈夫同意下，他們一起為親友安排了一個音樂會，奏的就是克萊采奏鳴曲。

經過了這場演奏，丈夫漸漸起了綠色疑雲。最後，因事務遠遊，途中抵受不住心中的疑妒，突然折返家中。果然發現太太和小提琴手在客廳

內歡談。盛怒之下，他衝向提琴手，可是太太把他拖住，一時怒火攻心便用匕首把妻子刺殺了。

殺妻者獨白的最後一段：

直到我見到死了之後的她，然後我才領會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我把她殺了。我把一個溫暖、生動的活人，轉變成一個冰冷、不能動、蠟樣的死人。無論在甚麼地方，用甚麼方法，都永遠不能把這件事糾正過來了。假如你沒有這個經驗，你是不會明白我

當時的感受的。……啊，再見吧，請寬恕我。

托爾斯泰把這個悲劇歸咎到婚姻、性愛，和男女之間的衝突。這種悲劇並不是偶然的特例，而是必然的常規，雖然呈現的樣式迥然不同。

托爾斯泰為甚麼把這麼一個故事稱為《克萊采奏鳴曲》呢？這篇小說和貝多芬的作品有甚麼相同之處呢？

《克萊采奏鳴曲》是受貝多芬同名的作品所影響是無庸置疑的。1888年春天，托爾斯泰在他莫斯科家中聽到這首奏鳴曲的演奏，拉小提琴的是一位年青的提琴手賴雅蘇達(Yuli Lyasota)，鋼琴部分由托爾斯泰的兒子擔任。托爾斯泰其實很熟悉這首奏鳴曲，可是那一次的演出對他的影響似乎特別大。他向一位畫家朋友和一位演員朋友建議，由他寫一篇以克萊采奏鳴曲為題的殺妻者獨白，而畫家也繪畫一幅用克萊采為名的圖畫，然後在一個雅集裏面由他的演員朋友朗誦獨白，並同時展出畫家的畫作。這個建議雖然沒有實現，但這清楚顯示在托爾斯泰心目中，貝多芬克萊采奏鳴曲和殺妻者的故事確是有密切關係的。但那是怎樣的一個關係呢？

一般人的解釋是晚年的托爾斯泰有清教徒的心態，他覺得不止性愛是污穢，就是美麗、感情豐富的音樂也是一種墮落。所以故事的發展就是以二人合奏克萊采奏鳴曲為轉捩點——嫉妒、疑忌、狂怒，最終謀殺都以那次演奏為起點，貝多芬這首美麗的作品便象徵了人性的腐化。《哈佛音樂大辭典》在克萊采奏鳴曲項下寫道：「托爾斯泰同名的故事，就以這首樂曲作為感情強烈的音樂足以摧毀人倫道德的例證。」

這個解釋有可以接受之處，但並沒有照顧到克萊采奏鳴曲的特質。美麗的音樂、感情強烈的音樂比比皆是，為甚麼這個作品特別使托爾斯泰想起殺妻者這個主題？本文開始介紹到這首奏鳴曲的內容，當中提供了可能的答案。

在克萊采奏鳴曲裏面，托爾斯泰聽到鋼琴和小提琴之間的衝突和矛盾，聽到兩者之間爭奪為主的角逐，令他馬上聯想到結婚男女之間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克萊采奏鳴曲不只是音樂可以腐蝕人道德的例證，而更是男女間衝突的象徵。表面是美麗、崇高的愛情，其實深處卻是污穢、矛盾。就像克萊采奏鳴曲，悅耳的音樂背後，是兩個樂器的搏鬥。

托爾斯泰到底是悲觀的。因為我們可以反過來看，男女之間的確有別，兩性之間確乎存有難以調和的齟齬，然而美麗的生命並不一定要抹平所有的不協調，就像克萊采奏鳴曲，任由這兩種樂器自我發展，各展所長，相互爭競，結果仍然可以是異常的動人。或者人生也是一樣，我們不必處處求同、求和。在人與人的角逐和競爭，甚至在人與人的衝突與矛盾之中，也可以呈放出生命的異彩。

陳永明 1939年生於香港。1963年畢業於新亞書院中文系，旋赴美進修，先後在耶魯大學獲哲學系碩士與及在威斯康辛大學獲東亞系博士學位。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師，現為浸會學院宗教哲學系首席講師。